

援越抗美文艺作品



去幕粵劇集

在敌人心脏爆炸



援越抗美文艺作品

• 独幕粤剧集 •

在敌人心脏爆炸

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

內 容 介 紹

本書收輯了兩個獨幕粵劇：《在敵人心臟爆炸》描寫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員海鷗，深入到美軍軍用飛機場的發電廠里，並當上了發電廠廠長。由於他和同志們堅定、頑強的革命意志，出色地完成了組織所交與的爆破這個飛機場的任務，摧毀了機場里的全部敵機。《特別禮物》描寫越南南方婦女厚姐，正準備把年糕餅食送給解放軍，突然遭到敵人的搜查；但由於她機智勇敢，結果活捉了兩個偽軍連同年糕等一併送到解放軍手里。

兩劇都以滿懷激情歌頌了越南南方人民敢於鬥爭、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。

目 录

在敌人心脏爆炸.....	容 思編写 (1)
特別礼物	劍 峰改編 (17)

在敌人心脏爆炸

容 思

人物：老 洪——（代号海鸥）越南南方某美军空军所在地发电厂厂长，约四十岁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地下工作人员。

老 高——发电厂工人，约三十岁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地下工作人员。

阮 贵——发电厂职工，约五十岁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地下工作人员。

阿 山——发电厂职工，约二十五六岁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地下工作人员。

原 九——美伪发电厂副厂长，约三十五六岁。

约 翰——美国“顾问”，约三十五六岁。

伪省长——南越傀儡政权省长，约五十岁。

美 军——一人。

伪 军——两人。

〔越南南方某省美军空军所在地内发电厂的配电间。

〔舞台的一边（小部分）是美军空军所在地动力的心脏。墙外的高压线象蜘蛛网一样向四方八面伸展开去。墙上高挂警告牌，“高压电，危险，勿近！”

〔舞台的另一边（大部分）是通道，有椰子树、蕉树，树荫下有

藤台藤椅之类的摆设；树虽多，但不妨碍观众看得见天幕，隐约见机场。但被一道铁栏栅挡住视线，看得不大清楚。

〔开边。开大幕。〕

〔一道道照明灯掠过天空，机场上灯火通明，有几架重型轰炸机降落。〕

〔老高站在配电间门口眺望，恨恨地转身入内。〕

〔大七捶头，海鷗与阮贵两人上，镇定从容，但一双眸子机灵四顾。〕

海鷗 （撞点头，快中板）撒下天罗和地网，要将鬼魅一扫光。你肩挑千万人民希望，地图情报慎收藏。

阮贵 （白）海鷗同志，（接唱）决不辜负你期望，我当交通十几年长；地图定交首长手上，一声再见，走忙忙。

海鷗 （白）慢。（接唱）看来今天情况有异样，敌人诡计要提防。要求提前准备好，任它千变万化也无妨。
（白）阮贵同志，你见到首长之后，最紧要将地图地势讲解清楚。并要求游击队提早进入阵地，以防突变。

阮贵 （白）知道。

海鷗 （白）假定情况变了，你有办法赶回来吗？

阮贵 （白）海鷗同志，你放心吧！机场的一草一木我都了如指掌，我自有办法回来。

海鷗 （握手，白）再见，祝你胜利完成任务，早去早回。

阮 貴 (白)原九这畜生来了。你走吧!

〔海鷗急下。〕

原 九 (內场白)阮貴慢走,阮貴慢走。

〔叻叻鼓,原九上。〕

阮 貴 (故意迎上去,白)副厂长。

原 九 (王祥哭灵)点解你步步急,走忙忙,你几十岁人真混眼。

阮 貴 (白)請副厂长原諒,原諒我年老耳聾人又蠢。

原 九 (白)听住,从今晚起,通通改为夜袭。省长大人和顧問約翰先生,每晚亲临基地指揮;从今晚起,以后晚晚准备酒菜夜宵。

阮 貴 (白)知道。

原 九 (白)約翰先生最爱食火鸡,你每晚准备火鸡一只。

阮 貴 (白)副厂长,你真会摸顧問先生的心思呀!

原 九 (发泄地白)会又有什么用?(梆子慢板)枉我原九一片心,枉我原九有奇才。屈居副职,大材小用,唉!惟有叹声无奈。但不知,何时何日,才得顧問青睞。

阮 貴 (假献計,真諷刺,接唱)何用叹息屈大才,是猫是虎易分开。你亲上机房,大显身手,让人家都知,你厉害。(拉腔,直轉滾花)要显得能文能武,把顧問先生眼界打开。

原 九 (白)我早就知罗!(血泪花)我若然,我若然,懂得技术,哪等今天,早就升了官。我本領是专钻人脑

袋。(一捶,另场)差些自己讲穿。(回身对阮贵,浪花)走走走,不准再語四言三,快去备酒菜。

阮 贵 (白)是。(急下)

原 九 (續唱下句)心情好比盘中藕,叹声鸿运到得迟。

〔云云。原九入配电間,老高手拿紀錄簿上,边行边看。

〔原九滿肚牢騷,正要找人出气。

原 九 (白)站住,你叫什么名?

老 高 (停步,抬头,见原九,白)我叫老高。

原 九 (白)老高老高,果然眼高,連副厂长也看不見了。

老 高 (白)因为第九号綫路出了毛病,我正在查 值 班 紀 录,所以迎面也看不見。

原 九 (白)哼!別欺負我不懂技术。(怀疑紀錄簿內另有东西,另场)看紀錄簿哪有如此入神,这本簿,里面定有文章。(伸手要紀錄簿)拿来。

老 高 (不給,白)我正在查看九綫路的紀錄嘛!

原 九 (以为抓住辮子了,白)唔?叫你拿来就拿来 喂!(一手夺过来)

老 高 (生气地,白)好,副厂长,今晚十二点钟起飞时,导航灯若出毛病,由你負責。(下)

原 九 (白)負責負責,吓誰呀?(坐下翻閱,看不懂)这是——怎么搞的?

〔譜子。海鷗上。劳动习惯使他歇不住。扫一扫桌椅灰尘,摆弄好桌椅。蹲下拾地下紙屑。

阿 山 (內场,戴月披星一句)今宵,怒火冲天。(四鼓头。上,扎

披星架)

〔海鷗站起，見阿山神色緊張，閃過樹後觀察。

阿 山 (續唱) 恨難把美帝飛機全毀掉。(鑼鼓) 美帝橫行。
(鑼鼓) 使用毒彈。(鑼鼓) 怎能把美帝輕輕饒過了。
(三捶收，英雄白) 美帝本性似豺狼，計劃今晚炸北方。
使用化學毒藥彈，我阿山(介) 要懲虎狼。(從背後掏出斧頭，衝入配電間，見原九在，失聲) 呀——(急退出，將斧頭藏回原處介)

〔海鷗見阿山抽出斧頭，急，正要出聲叫住，見阿山退回來，急閃回樹後。

〔原九聞阿山“呀”一聲，急抬頭，見人影一晃，立即追出，見阿山雙手叉腰、怒目望着機場。擰掙，急閃在一邊盯梢。

〔原九行動，海鷗盡見，挺身出為阿山解圍。

海 鷗 (五捶滾花) 阿山你不看時候，還不快快上班。(推阿山入配電間，回身對原九，續唱) 副廠長，對工人管教要從嚴，不准他們偷懶。要他們規規矩矩，按時按候就上班。

原 九 (神秘地，又帶一點自詡聰明，接唱) 剛才他神色張皇，這小子早就想作反。

海 鷗 (接唱) 何必杯弓蛇影，泥堆也當大山。

原 九 (接唱) 秤砣小小壓千斤，一個越共黨員，厲害過一個千噸的定時炸彈。

海 鷗 (笑)

原 九 (續唱) 省長話寧錯殺一千，不漏一個，須知陸上不

比海上简单。这小子不比别人，又牛 頸 又 大 胆。

（想入配电間）

海 鷗 （阻止，接唱）副厂长，此地有我，你不必担煩。（白）
你請回去休息吧！

原 九 （险毒地，白）阿山这……

海 鷗 （秃头白鬚）我担保。（鑼鼓）阿山年輕輕，做事无头
脑。美中不足，就是性情暴躁。有我在此值班，你
放心休息好。（白）請吧！

原 九 （心有不甘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假笑）咯咯，咯咯！（退入场）
〔长鑼鼓，海鷗入配电間，見紀錄簿乱丢，拾起放好，开工具箱，
摇头。〕

海 鷗 （白）啧啧啧，工具又乱又脏，真不象样。（俯身拾起
一块抹布）不会爱惜用具。

〔海鷗看工具箱时，阿山卸上，一直看着海鷗。〕

阿 山 （諷刺地，花鼓芙蓉）叫句老洪厂长，你真真識得宝。
（白鬚）工作肯卖力，珍惜一木一草。小小一块烂布，
也执拾收藏好。好一个管家人，他日定有大官做、
大官做。（唱尾句）請問你为誰工作？为誰辛劳？

海 鷗 （二黄）我为誰工作，我自己知道。（序）可惜你不用
脑。（一捶。白）你不懂。

阿 山 （白）我懂。我是北斗星，你是南极星嘛！

海 鷗 （續唱二黄）张飞还会粗中有細，你却胆大心粗。
（直轉滾花）你不看时候不看风，只知扯鯉行船好毛
躁。（入車間，下）

阿 山 （看着海鷗背影。浪花）厂长先生你等着吧，这回要你跳起三丈高。

〔三搭箭，阿山一望两望介。拔斧欲斩总线。

〔水仙子。海鷗冲出，一拦两拦介。

〔海鷗托住阿山斧头，两人扎架。

海 鷗 （迫信）好胆，你真真有包天胆。你不分好歹乱来，不知忌憚。

阿 山 （接唱）我难再哑忍，我要将总线斩。你莫来阻我，知机就别处行。

海 鷗 （接唱）你又冲动，又主观，任性胡行。

阿 山 （接唱）眼看狼虎美军，施放毒药弹，你心甘情愿，为虎作倀？

海 鷗 （接唱）你只顾眼前不望远，我定要阻拦。

〔两人夺斧介。海鷗夺得斧头，扔过一边。

〔阿山怒视海鷗。

海 鷗 （快中板）毁它几架飞机容易办，最怕因小失大错恨难翻。你有勇无谋空大胆，不分利害太简单。

〔阿山从恨到奇，望着海鷗。

阿 山 （白）厂长，你要捉就捉我一个，可不能连累他人。

〔冲头。原九边叫边上。

原 九 （冲到门口，白）厂长，顾问先生同省长到啦，快去迎接。（急下）

海 鷗 （低声对阿山，白）你呀！你成不了大事。（高声）走，立刻工作，不得偷懒。（见阿山还不走，低声）叫你走就

走嘛。

〔海鷗推阿山下，自己急忙出去迎接“顧問”介。

〔水波浪。阿山上，張望，思索介。

阿 山 （古老梆子中板）他他他，他是誰令人難猜，難解。他亲眼見，我要斬電綫，却又不鎖，不拉。他說我，有勇無謀，會因小失大。他說道，毀它几架飞机容易办，分明話里有話，另有胸懷。他他他，他是誰，他行为古怪。（拉腔。浪里白）他說話重千斤，句句動人心呀！（七字清）他弦外之音我理解。三言兩語將我教精乖。（思索介。轉三字）他是厂长，权势大。目的何在，何必賣口乖。（起五捶滾花）这这这真是一个难题，難猜難解。（拉土字腔收，白）对，不若找老高同志研究研究。（下）

〔風入松牌子。兩偽軍上，花開門，企洞、警戒。原九、海鷗同上，分邊站，偽省長先上，約翰隨上。

約 翰 （詩白）西貢炸了大使館，

偽省長 （接念）惡耗傳來好驚心，

原 九 （接念）上帝保佑我無風浪，

約 翰 （接念）除非殺絕越南人。（自知失言，虛偽地，白）諸位，我言重了！

原 九 （獻媚，白）顧問先生講得對，這叫做（跌字）斬草除根。

偽省長 （不悅。另場白）蠢豬。

約 翰 （白）老洪厂长，今晚是特別夜航，發電廠要保證

无誤呀!

海 鷗 (白)請顧問先生放心。

約 翰 (白)这两天內电厂情况如何?

海 鷗 (白)一切正常,只是第九号綫路有点小故障,我已亲自查过綫路。

約 翰 (白)好。工人思想情緒如何?

海 鷗 (白)顧問先生,我一向在远洋輪中机房工作。最近才調到此間。(小鑼一下)

約 翰 (白)好,頂好。省长閣下,我想到电厂看視一下,閣下有興趣嗎?

伪省长 (白)請便。

(約翰入配电間,海鷗隨下。)

伪省长 (白)原九,(指海鷗)情况如何?

原 九 (白)省长請听:(掏出筆記本翻閱。減字芙蓉)他上任来十八天,未曾出过外面。未曾会过客,落班就关闭房門。書函未寄过一封,工作从不知疲倦。不好管閑事,沉默不爱多言。(一捶)

伪省长 (擰捶,思索介。另场,十字中板)他他他,似无底深潭,摸不到底,又牵不出綫。(对原九)你仍須要,暗中監視,要八面玲瓏,切莫被人抓住你条辮。(滾花)其他情况,又何如?

原 九 (接唱)有个名叫阿山,大有疑点。(韵白)此人性如牛驥,脾气似足炮仗。刚才还两眼爆火,望住飞机场。

伪省长（韵白）有问题，似共党，盯死他，莫轻放。

原 九（白）是。报告省长，我请求调职。

伪省长（白）害怕？

原 九（白）不是。

伪省长（白）工作难做？

原 九（白）不是。

伪省长（白）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分明混账。

原 九（白）不是混账，是副职难当。

伪省长（白）哦！（板眼）原来副厂长，不愿当。

原 九（接唱）有老洪顶住，办事恶商量。

伪省长（接唱）枉你跟我多年，还是蠢猪一样。暂时屈居副职，何用心伤。我派你到此间，难道单为当厂长？只因为空军惨败，美军心寒。（白榄）十架飞机去空袭，归来从不够三双。架架打到破又烂，甩头甩骨受重伤。日袭不利改夜袭，照明电源靠电厂。莫小看这发电厂，却是基地动力心脏。（双句）（白）老洪技术高超，一向在远洋轮中工作，岸上六亲断绝，条件合适，所以才调他来当厂长。不过……共党厉害，不能不防。因此派你来此，名义上充当副职，暗中当我的耳目。你说，这是屈了你还是重用了你呀？

原 九（白）是原九错了。今后当加倍卖力。省长若有差遣，甘愿赴火蹈汤。

〔急急煞。美军上。〕

美 军（白）顾问先生呢？

原 九 (白) 有什么事?

美 軍 (白) 有紧急命令。

伪省长 (白) 随我来。(欲下)
〔原九想随下。伪省长阻止。〕

伪省长 (白) 監視此地。(下)
〔美軍随下。海鷗上。〕

原 九 (迎过去, 試探地問海鷗, 白) 厂长, 你猜猜这紧急命令, 是属于哪一方面的呢?

海 鷗 (白) 不需要知的事情, 何必多管。

原 九 (一鼻灰, 假笑介)
〔大冲头。約翰、伪省长神色紧张上, 美軍随上。〕

約 翰 (白) 厂长先生, 今晚起飞時間, 原定是十二点钟, 如今提前两小时, 改为十点起飞, 照明工作, 不得有誤。

海 鷗 (白) 顧問先生放心, 到时我知道应该怎样做。

約 翰 (看表, 白) 现在是九点半, 还有三十分钟就要起航。为了今晚特別夜航的絕對安全, 省长先生, 請你宣布特別戒严令吧! 我在調度室等你。(下, 美軍随下)

伪省长 (白) 老洪厂长, 原九厂长, 听我宣布基地紧急戒严令。“命令, 从現在起, 原有通行証通通作废。不論任何人等, 如无特別通行証, 一概不得通行。一切人員, 从現在开始, 一律不准离开崗 位。如违令者, 一律当越共处办。”听到嗎?

原 九
海 鷗 (白) 听到了, 省长。

伪省长 (白)原九, 随我来。(下)

〔原九急随下, 两伪军随下。〕

〔弹烛花。海鷗徘徊思考介。〕

海鷗 (散板)情况突变, 怎么办?(拉高腔。回龙腔)随机应变, 在紧要关头, 要排除万难。(序)那美军, 诡计多, 风云变幻。(清唱散板)估道我掘定捉狼坑, 装好了机关, 只等指示到, 要他一个一个十死无一生。

(十字二黄)有誰知, 阮貴未回, 敌人狡猾似狐狸, 教我眼前怎办?(二流)难道袖手旁观,(尺)任敌人毁我祖国河山?(上)我祖国我同胞,(合)岂能任人蹂躏?(士)我老洪該怎办?(尺)心問口来口問心。

(收掬。有力口白)事在燃眉急, 阮貴再返难, 愿得两全計, 杀敌惩凶頑呀吨。(霸腔芙蓉中板)湄公河畔, 不許敌人施放毒药弹。祖国神圣領土, 不許美帝橫行。要把基地打平, 和打烂。不許敌人血手, 玷污大好河山。血債要用血还, 歼灭寇仇在今晚。要用敌人鮮血, 洗滌祖国江山。(七字清)心急只为人未返, 交通断絕再返难。未有指示我不能动弹, 未有指示計劃怎施行。(齐口板)眼前事, 該怎办? 要相信党, 不畏难。(七字清)党定会派人从外返。千重障碍也当閑。同志們会問怎么办?(三字清)要安定同志, 坚定信心。时已急, 毋怠慢。接关系, 入車間。(叻叻鼓。想入。滾花鑼鼓。却步退回。滾花)未有指示叫我把身分公开,(一捶)这是組織紀律, 我不能违

反。不与同志一起，不公开身分，我单手独拳怎支撑。又怕老高不信我是自己人，还有阿山更难办。

（云云，想計介）

〔食住云云。阮貴从通道上。〕

阮 貴 （低声白）海鷗同志。

海 鷗 （回身见阮貴，激动得說不出話来。先鋒鉞。上前拉住阮 貴手，白）
你你……你回来得好呀！对，阮貴，你是从哪一条路回来的？

阮 貴 （白）上天无路，入地有門。

海 鷗 （白）入地有門？

阮 貴 （白）是从下水道回来的呀。

海 鷗 （白）噯！此地有下水道？

阮 貴 （白）有，此地有下水道。上級曾指示非必要时不能使用。我一向用伪装掩盖好，故而无人得知。

海 鷗 （白）联络情况如何？美軍已改变計劃，提前两小时起航，（看表）如今尚有十分钟。

阮 貴 （白）不怕，外围游击队已进入陣地，已按地图指示方位，架好重炮。另有武装同志，已潛入下水道，并在下水道口架好炮位。

海 鷗 （白）信号？

阮 貴 （白）以熄灯为号。

海 鷗 （白）还有什么指示？

阮 貴 （白）首长說道，要在第一架飞机进入跑道时，切断电源，使它塞死跑道。其他飞机无路可走，有翼也